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端午草木香

闫立新

艾草青青,苇叶盈盈,又快到端午节了。记忆中的故乡在过节时,每家屋檐下都插着一束清爽干净的艾草,每个孩子胸前都挂着草药味浓郁的香囊,还有那锅里飘着清香的粽子味,多姿多彩的习俗,不由得让人心生几许怀念,几多回味。

端午节前夕,人们忙完了麦子的收割晾晒、颗粒归仓和抽水插秧的农事后,就转身投入到过节的准备当中。舅妈一大早就和村里约定的妇人们去河渠边,割艾草,摘粽叶;舅舅则留在家中清扫小院,整理葡萄藤架,除蚊驱蝇,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利索,井然有序。

舅妈一回来,就把摘来的新鲜艾草浸在清水里,轻轻地漂洗一下,随后放在通风处,等艾草叶子上的水晾干后,找来一尺多长的红毛线,扎成一束插在屋檐下的缝隙里。艾草味苦,具有回阳理气、祛湿杀毒等功效。端午插艾草的习俗,还包含了驱疫辟邪、祈求安康的意味。

端午这天早晨,村子里的家家户户最忙碌的事莫过于包粽子。我曾在《随园食单》中看到袁枚关于包粽子的记载,可谓是繁琐忙碌,做法精致:“洪府制粽,取顶高糯米,捡其完善长白者,去其半颗散碎者,淘之极熟,用大箬裹之,中放好火腿一大块,封锅闷煨一日一夜,柴薪不断。食之滑腻温柔,肉与米化。”我的故乡人可做不到这样富贵人家的讲究。

记得舅妈包粽子时,简单中透出技巧,随意里藏着智慧。只见她面前放着一个盛着糯米的木盆,盆边依次摆放着小碗,分别盛着红枣、莲子、红豆。舅妈手指间缠绕着几片粽叶,折叠成漏斗形,抓糯米塞进去,并加放红枣、莲子等馅,然后用长长的苇叶后半部覆盖住漏斗口,再用一片小叶

我平时工作很忙,但在每年的端午节,是一定要回农村老家的。赶在假日前,终于有了空,一个人驾车,回到了农村老家。

上次回老家,还是清明节,至今已经有些日子了。这次回家看见母亲,忽觉母亲又老了许多,心中忍不住一阵阵难过。在饭桌上,我见母亲抖动着筷子,三番两次夹不住一片菜叶。原来母亲患了严重的风湿病,手抖得十分厉害,我这做女儿的却不知情,感觉真是愧对了母亲。

那天晚上,我决定留在老家,好好陪陪母亲。我对母亲说:“妈,明早我就要回去了,您以后干活悠着点,等我下个假日回来再帮您做。”母亲说:“哪能等你下次回来做。你工作多忙呀,回家一趟也不容易。”一顿一顿,母亲迟疑地开口说:“不能在家多待一天吗?”我心一紧,就说:“妈,不能呀!我的假期到了,明天就得按时上班。”母亲听了,半晌无语。

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我就醒了,闻到了一股粽叶的清香,我赶紧起床。厨房里透出微黄的灯光,母亲正弯着腰,在灶前忙碌着。看见我,母亲轻轻一笑说:“闺女,妈连夜裹了一些粽子,你带一些回城去吧。锅里的这几个,我煮好了,你等会儿吃了再走。”

看着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,我心

子裹住口边的两只角。舅妈说,粽子扎绳子有讲究,不但要紧还要扎得巧,松了容易漏米,粽子里面的米还容易夹生。

很快,舅妈面前的食材变成了一堆小巧玲珑的塔式粽。煮粽子时,屋子里弥漫着清香飘逸的粽子香味。等粽子煮熟后,舅妈为每个家人剥两个粽子放在盘子里,并在粽子上撒上一层薄薄的红糖,咬上一口,甜香甘醇,令人回味。

这时,舅妈也没有闲下来,利用煮粽子的水,煮了一些鸡蛋。等鸡蛋熟了,舅妈给每个小孩分几个。那时,物质条件有限,大家很稀罕这些鸡蛋,舍不得吃,就不停地把玩着这些圆滚滚、热乎乎的鸡蛋。不过,最懂孩子心的还是舅妈,她拿来几个提前用毛线编织好的网兜给我们,让我们把鸡蛋放进去。于是,我们胸前不仅挂着香囊,又挂上了鸡蛋网兜,走到哪都是一晃一晃的,那种快乐简直无法形容,以至于多年后的我,依然念念不忘胸前挂鸡蛋网兜的情景。

到了晚上,舅妈把剩下的艾草剥碎后放在大锅里加水煮,等水沸腾翻滚后,舅妈捞出里面的艾草,把水舀到洗澡用的木桶里,待水温适合了,就让我们洗澡。后来,我才知道,洗艾澡也是端午的一种习俗,不仅可以增强小孩子的体质、祛除体内的湿气,还可以防蚊虫叮咬。

其实,端午节的习俗能传承至今,不仅仅只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,更是炉火明灭,家人团坐,七青八黄不如一碗人间烟火的情怀。

如今,我离开故乡很多年了,可每到端午节时,心里都会萦绕着故乡一草一木的乡情,和那粽子、艾草的浓浓清香味。

里很不是滋味,这才想起昨晚母亲为什么要我在家多待一天。想到这,我一个劲地埋怨母亲:“妈,这粽子又不是什么稀罕物,城里多得很,用得着连夜裹吗?再说你手又不好,抖得这么厉害,你……”

母亲说:“我知道,可是城里的粽子哪里有母亲手包的好吃,那馅料也不知道新不新鲜……”见母亲的手颤抖着,我赶紧捡一个粽子低头剥开吃。

母亲拎来一个包裹。她一边解开包裹,一边絮絮叨叨地交待:“这里面有三种粽子,分成了三个小口袋,妈不会写字,又怕你到时候弄混了,我在每个袋子里装了一个小纸包,放了一片咸肉的是肉粽子,孙子爱吃;大红枣的,你吃了补气血;我那个女婿的胃不好,我给他包的是掺杂了粳米的粽子,纸包里就放了几粒米……”

听母亲这样絮絮叨叨,我沉默得像口袋里的粽子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可当我看见母亲用抖动的手,把袋内的粽子一个一个又重新放进去时,我忽然觉得,母亲的爱,多么像这些粽子啊!如此精细、周到,将我紧紧地包裹着,那一刻,我真想对母亲说,母亲啊,您为儿女操持了一辈子,您就不能歇歇吗?可是,即使我想对母亲说些感激的话,我又说不尽母亲对女儿的舐犊之情。

儿时的端午节

杨丽丽

总觉得儿时的端午节都是提前开始的,在孩子们的翘首以盼里,也在若有若无的艾香里。吃香甜的粽子,戴好看的香囊,玩有趣的游戏,这成为每个孩子端午节的期盼。

犹记得儿时,在离端午节还有四、五天的时候,奶奶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端午节前的准备。赶集买五彩线、买花布、买糯米红枣,安排我们去割艾草、割粽叶。奶奶像一个演奏家,在盛大节日开始前就演奏出高低起伏的韵律。五彩线、花布这些都是奶奶亲自挑选的,奶奶很是虔诚,觉得五彩线、花布得亲自去挑选,亲自一针一线做成香囊才能给她的儿孙们带来祝福。

包粽子的粽叶要求比较高,要求鲜嫩翠绿没有残次的,都是父亲母亲去割,割艾草没有那么讲究,就交给我们这些小捣蛋了。而且我们也喜欢去割艾草,老家的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艾草的踪迹,他们成片成片地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我们最喜欢去村头河边那片地里去割艾草,由于艾草本身的味道,那里很少有蚊虫靠近,我们先去河里摸鱼逮虾,再去那片艾草丛里打滚,摔跤,玩累了才带着一身艾草的芬芳回到家里,之后再用艾草烧水泡个澡,那艾香就能“粘在”我们身上好几天。

包粽子是大人的活,我们不会干,但是爱凑热闹,几个人叽叽喳喳地蹲在那里看奶奶她们变魔术,两张粽叶、三勺糯米、一粒红枣、一根细线,在奶奶手里翻来覆去地转几圈儿,一个沉甸甸、绿莹莹的粽子就包好了。有时候要包的粽子比较多,就会邀请邻居婶婶们来帮忙,蹲在那里不但能听到她们讲的关于端午节的有趣传说,还能时不时拿起一颗枣子塞到嘴里过过瘾。等粽子包好了,往锅里一放,添上水,大火煮一个多小时,那香气就飘满了整个院子。端午前后那几天,整个村庄都是煮粽子的香气,从东家飘到西家,从村头飘到村尾,那香味一直蜿蜒着飘向远方。

采回来的艾草奶奶会结成捆挂在门框窗棂上驱避蚊虫,还会包在花布里给我们做香囊。奶奶是村里有名的巧手,她做的香囊样式多,味道久。村里的婶婶们最爱来家里找奶奶一起做香囊,就在庭院的枣树下,放一张方桌,桌子上摆着几个簸箩,簸箩里装着五彩丝线和各式各样的花布,院子里还燃着艾草末,在她们嘻嘻哈哈的谈笑中那些玲珑精致的香囊就成型了。有菱形的,有圆形的,还有葫芦型的,五颜六色,漂亮极了,放在鼻端轻轻一嗅,那香味就冲进四肢百骸,让人舒坦。

岁月悠悠,往事如水,如今又到了粽子飘香的季节,那些关于端午的记忆如洪水一般涌上了回忆的堤岸,是艾草的芬芳,是粽子的清甜,也是香囊的美丽,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

裹在粽子里的爱

鲍海英